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八年

第六三四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634).....	1
向前任主席致謝.....	1
通過議程.....	1
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問題(續前).....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六百三十四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HOPPENOT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智利、中國、哥倫比亞、丹麥、法蘭西、希臘、黎巴嫩、巴基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634)

一. 通過議程。

二. 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問題：

- (a)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3105)

向前任主席致謝

一. 主席，我第一項非常愉快的職務是向 Mr Borberg 在上一月份擔任主席職務的工作致謝。他領導和鼓勵我們的討論，雖然有時問題很複雜，但是他非常機敏周到，而同時又和藹可親，處事更是非常公平，在在使人欽敬。他以權威的地位，樂觀愉快的精神，運用我們素來尊重的很複雜的程序，領導我們走上和衷共濟的道路。我本人願意竭力追隨他的模範。

二. Mr. BORBERG (丹麥)：主席具有一切必要的經驗、學識和資格，擔任主席職務一定比我遠為勝任，請讓我先向你道賀。十月份我對安全理事會的微薄貢獻，謬承誇獎，殊為銘感。

三. 要不是承祕書處、助理祕書長及其員屬予以很有效率的合作，我恐怕未必能擔任主席職務。Dr. Protitch 的才能尤其值得我們特別稱道。上月份裏我實際上就在他的指引之下，我永遠忘不了他的機動與智力。我對繙譯員和傳譯員也非常感謝。他們總是以非常聰明的辦法繙譯本人的話。同時本人對速記報告員更是非常感激，因為每一次會議的速記紀錄印發時，我自己在發言時想不出的字眼在紀錄中都可以找到。

四. 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我所得到的印象非常良好。有些問題雖然很複雜，但是各代表在與主席以種種協助時所表現的合作精神，是

我在本次屆會中最愉快的經驗。此種經驗使我擺脫職務時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對理事會所有代表在會議中對本人的協助，表示感謝。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問題(續前)

五. 主席：我請希臘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六. Mr KYROU(希臘)：主席及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當憶及前次對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問題舉行會議時[第六二八次會議]，哥倫比亞代表會提出延期討論的動議，理事會於加以審慎考慮後，以絕大多數通過此項動議。

七. 哥倫比亞代表團，以及所有贊成此項動議的代表團，包括希臘代表團在內，用意在於避免任何可能妨礙特里亞斯特問題早日滿意解決的辯論。理事會各理事國政府以及許多其他國家政府對此問題關心已久。理事會裏有一個理事國主張一切依照呆板的法律條文辦理，任何困難情形皆在所不顧。但是，其他各理事國則建議考慮對義和約簽訂以來各種情勢的發展。

八. 主張後一種辦法的人提出的理由如下：此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必須以雙方誠摯的了解與協議為其牢固基礎，有關方面對於協議不應存有絲毫心理上的保留。本代表團絕對贊成這一種意見，因此希望對一九四七年以來的情勢有一種準確的公平的認識，藉以決定我們對此問題的態度，同時主張要注意到對義和約簽約國真正的目標，就是要在這一個非常敏感的區域設法建立穩固的和平。

九. 我現在很誠懇地建議：我們在考慮目前這個決議草案[S/2105]的得失利弊時，必須以上述標準為根據。我想我可以說：自十月二十日以至於今日，理事會中大家的公意，除一個或兩個理事國之外，皆認為在目前這一階段考慮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不但對問題本身並無利益，與憲章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之宗旨亦不符合。

一〇. 本問題的主要關係國家，現正經由正常的外交途徑，或直接或間接舉行商談，以求獲得一

種解決方案，能參照各種變動的情形，依照人民的利益與和平的需要，同時顧到兩方彼此衝突的意見。此點乃公開的事實。

一一。我請大家考慮這一點：理事會負有責任，於執行其主要職務時，不要對主要關係方面為求得解決方案而進行的正常談判加以干擾；此種解決方案一定會使有關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因而鞏固。

一二。把東西衝突搬到理事會的會議廳裏來，而以特里亞斯特問題為爭執焦點，這對於本人相信本理事會所有理事國一體希冀的和平解決的成功希望，會有最不利的影響。

一三。自從十月二十日理事會開會以來一直到現在這一段時間，無疑已使一般空氣比較澄清——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這一段時間還不夠使主要關係方面所作的努力能完全奏效。因此目前還需要予以更多時間使關係方面的政治才能與業經考驗的愛好和平態度得以產生結果。

一四。鑒於上述考慮，並依照安全理事會十月二十日所作的決定而推論，我現在依據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五段正式提議將當前的問題延期三星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再行審議。

一五。主席：關於希臘代表所提休會的提議，我請大家加以討論。

一六。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對於延期討論指派特里亞斯特總督問題的提議必須再度表示堅決反對。今天 Mr. Kyrou 提出此一建議，我並不覺得有一點驚異，因為在今天開會以前許久以來聯合國走廊裏早就有一種謠言——有些會員國在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其他機構裏所要採取的策略顯然都在走廊裏決定——說這個問題可能又將延期討論。這個謠言並不是說會有人提出延期的提議，而是說理事會的會議一定會延期。這可以證明有人力量雄厚，顯然有把握操縱多數的表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可以不許通過蘇聯代表所提的建議。

一七。自從我們於十月二十日決定於本日再行開會以來，一切情形都還沒有變化。根據報上發表的種種言論來判斷，目前的情形簡直和十月二十日並無不同。

一八。今日提出的延期開會的理由和十月二十日討論本問題時所提的理由，並無不同，就是目前主要有三個國家——美國、英聯王國及法蘭西——另有兩國——義大利及南斯拉夫——正在舉行關於

所謂解決特里亞斯特問題的某種談判。但是這五國的代表準備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呢？他們既然自己負起了這種任務而且代表全世界擔負此種任務，他們預備怎樣施行此種任務呢？

一九。答案很簡單。他們既然已經破壞了一九四七年的對義和約，而且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發表聲明證實破壞一九四七年之對義和約，這三個國家仍繼續同樣的政策——這自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美國與英聯王國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事實演變可以表示這些聲明的目的並不祇是求得特里亞斯特問題的和平解決。關於這一點我請一位最公平的證人來證實——這個證人就是實際事態的演變。這並不是宣傳，這祇是請大家注意事實的演變而已。關於這些事實我也不擬多說。我所以提到這些事實，也就是因為這些事實昭昭俱在，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忽視，安全理事會尤其不能加以忽視。當然這裏有一個假定，就是假定安全理事會的確預備履行其所負的責任與義務。但是，安全理事會如果不願意履行其責任與義務，安全理事會如果不願意做聯合國的工具，而祇願做若干國家和少數具有魔力使其他代表團於表決時追隨其領導之國家的工具——因為我們認為這種魔力的來源非常神祕，因此我在此處也不想多所論述，以免使問題更加複雜——那麼安全理事會自履行憲章規定之主要責任及義務的觀點來看，便是採取了一種不正當的態度。

二〇。各位代表時常提到憲章和議事規則。例如，本日 Mr. Kyrou 認為依照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他所提出的問題是有正式的法律根據的。但是，本日會議議程項目之延期討論，在政治上又有什麼理由呢？Mr. Kyrou 所提的理由不過是為了掩飾真正的動機而已。真正的動機並不是這個很不幸的特里亞斯特問題之和平解決，而是，讓我坦白地說，使破壞一九四七年對義和約的行為成為更固定的事實，把這個和約永久撕毀，把該和約所規定二十一個簽約國應負的義務完全卸脫。

二一。這一次行動的目標何在，這裏不妨論及。我祇預備作一個簡短的論述，以避免討論此一問題的實體；我在目前還不想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我祇想提起美國國務部長杜勒斯先生最近於十月二十七日招待記者時發表的聲明。杜勒斯先生在這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把他的真正計劃暴露出來；我們現在對本日會議裏所提建議的真正原因，已經用不着再有絲毫疑問了。Mr. Kyrou 不過是其中一個牲犧者而已。這件事確實說明了一句成語：“*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運把願意的人帶着走，

把不願意的人拖着走）。我深信 Mr Kyrou 本人並無意違犯和約，但是不論 Mr Kyrou 是否情願，命運迫着他這樣做。

二二. 杜勒斯先生當時說現在已經到了特里亞斯特影響到建立南歐反共堅固防線計劃的時候了。

二三. 所以杜勒斯先生的目標是將特里亞斯特問題變成一個反共問題。所提出的特里亞斯特問題解決方案，不是一個為特里亞斯特人民着想的解決方案，也不是為南斯拉夫人民或義大利人民着想的解決方案，也不是為歐洲南部該區和平與安全着想的解決方案。其唯一關心的一點就是利用特里亞斯特為反共的基地。這好像是說共產主義已經威脅到該區，而且主要是一種外來的威脅，自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以外某地來的威脅！

二四. 如果一定要說這一種防備是一種必要的策略，那簡直是政棍的論調。這種論調的特別用意在於轉移世界輿論的目光，使它忽略應該注意的事實。這一點我預備以後再討論。但是，無疑地，這一次所提出的關於防衛的理論和其他情形之下所提出的防衛的理論都是一樣地有根據的。例如美國與希臘訂結協定時，也曾論到防衛的問題。但是，今日希臘到底是受誰的威脅呢？希臘是不是受蘇聯的威脅？還是受其他的威脅？可憐的希臘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祇能像別的以防衛為藉口而實際上祇是幫助實現美國侵略政策的國家一樣，取給於那個公用的兵工廠，把自己全身武裝起來？這純粹是政棍的論調；我們大家都已聞而生厭，用一句俗話說來，都已經吃膩了。這一種論調，唯一的目的在於不擇手段來為軍備競爭掩飾，聲言對於一種並不存在全屬幻想的威脅，有準備防衛之必要。

二五. 但是，問題的癥結其實也就在此。誠如杜勒斯先生所說，他認為不能不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在義大利與南斯拉夫間關於特里亞斯特的爭端沒有解決之前，穩定的“防衛”是辦不到的——杜勒斯先生在這裏又用“防衛”字樣。其實他真正的意思是指一個穩定的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採取侵略行動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之下，目前正圍繞着敵國建立範圍廣大的軍事基地網，其確切用意當然在於侵略。但是，特里亞斯特爭端，卻仍然繼續存在。這個爭端於十月二十日便已存在，到了現在更是明顯。例如，我們不妨看十一月一日自伯爾格來得發出的公報，其中稱南斯拉夫拒絕放棄乙區，即以美國及英聯王國決定移交與義大利的甲區為交換，亦不願應允。至於義大利方面則稱不預備放棄將整個特里亞斯特——包括現由南斯拉夫佔領的乙區及由美國及

英聯王國佔領軍佔據的甲區——置於其管理之下的計劃。

二六. 我在上一次發表聲明時曾指出，此種情勢結果一定會使國際關係更形惡劣，並使這一區域的形勢更為緊張。

二七. 我必須指出：Mr Kyrou 今天無疑也幫我說過話，因為用他自己的字眼說，這個區域是“非常敏感的區域”。到底是對什麼東西敏感呢？我說：敏感就是容易燃燒的意思，也就是說對該區可能爆發的大火非常敏感。我想我大概沒有聽錯他的話。無論如何，這一點 Mr Kyrou 並沒有否認，我也就可以滿意了。這個區域的確非常敏感，非常危險。這個區域之內各國之間互相衝突，將來很可能會不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點各位都很清楚。

二八. 這樣說來，真正的目標也就是利用特里亞斯特區域為北大西洋集團侵略鎖鏈中的一環而已。這一點絕對不容懷疑，各種證明非常之多。但是，我恐怕主席會阻止我發言，說我是討論問題的實體。因此，關於這一點我不預備多論。

二九. 真正的目標並不是促進和平，或促進當地人民或是南斯拉夫或義大利人民的利益。如果真正的目標在和平，那麼就像我上面所說，最好的工具莫過於一九四七年的對義和約，其中對所有爭執之處都定有比前此所有建議都高明的辦法，至少在目前情形之下沒有再好的辦法了。

三〇. 和約曾由南斯拉夫及義大利簽訂。如果有如杜勒斯先生十月二十七日所說，義大利與南斯拉夫關於特里亞斯特的爭端必須解決，那麼我要提醒理事會，同時提醒杜勒斯先生，整整六年以前在簽訂對義和約時便已經設法解決這個爭端。義大利當時是不是贊成和約中關於組織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規定的？是的。現在你們是不是要拒絕組織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你們是不是連規定的“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一詞都要放棄不用？據我所知，還不致如此。和約中所規定的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在南歐存在。但是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真正性質，卻已被剝奪淨盡了。

三一. 因此我說，依照杜勒斯先生的政策——杜勒斯先生以美國國務部長的地位指揮美國的外交政策，杜勒斯先生的訓令，Mr Lodge 及其他美國代表，甚至他們的朋友和同情者，想必都要遵照——現在必須辦到的事就是解決義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的爭端。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有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一個書面的約章，曾由二十一個國家簽字——這就是對義和約，和所附的兩個附件，規定特

里亞斯特自由區的永久規約和臨時政府組織法。和約中並規定指派總督一人，組織臨時政務會議，設立永久政務會議及選舉議會。和約中同時又規定採取許多其他步驟，其中最要者為草擬憲法。和約中亦提及所有外國軍隊之撤退。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合於和平的理想，需要各方合作，消除爆炸的危險。

三二。你們為什麼不願意依照這一種辦法——根據和約的規定——進行呢？為什麼三國寧可放棄和約——就好像他們幾年前的行動一樣——而且進一步一定要設法使和約中關於特里亞斯特的規定沒有一點可以見諸施行？這是為什麼原因呢？原因是，就像杜勒斯先生所說，特里亞斯特現在已經開始影響到設立杜勒斯先生所謂“堅固防衛”而我所謂進攻據點的計劃了。杜勒斯先生說這是“反共防衛”；我說這是準備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攻的南歐據點。真正的目標就在此。

三三。現在有人提議，因上述的原因，我們必須再度延期審議特里亞斯特問題。我可以順便提及一點，提出這個建議的辦法是很笨拙的。Mr Kyrou，你用“延期”的字眼，你的意思顯然並不是延期審議這個問題，而是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把這個問題根本自議程上除掉，把它永久延期。也許是你的愛國心使你提議永久延期 (ad calendas graecas)罷。問題絕不是延期討論此一議程項目。關於這一點，讓我幫你的忙，使你的思想可以更清楚一點。你的真正意思是把這個項目自議程裏除掉，因無人注意讓他死掉。特里亞斯特問題之列於議程固然無妨，但是絕不應將它提出來審議，因為要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審議，你們便要放棄將這整個南歐地帶，整個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變成侵略鎖鏈中的一環的企圖——這也就是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的根本目標。上面所述的都是事實。

三四。你們如果真正要求得義大利與南斯拉夫關於特里亞斯特爭端的解決，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可資應用。我們可以根據對義和約來進行。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由對義和約加以解決；而且爭端兩方已都參加簽訂這個和約。

三五。你們可能要說：“那是一九四七年。當時義大利與南斯拉夫彼此同意，但是現在則並不然”。但是，允許我指出：他們對現在的新方案也並不同意。

三六。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你們決定將特里亞斯特全部領土交予義大利。這是公然違犯和約的行動。當時你們提出的理由是：情勢有此需要，因

為在當時情形之下難望施行和約的規定。但是，後來的發展是你們自己——你們美國代表自己——把這一個聲明又放棄了，因為五年以來你們沒有實施這一個聲明。

三七。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你們又提出一個新計劃，規定整個特里亞斯特領土並不像你們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所答應的，要交予義大利。我絕不是要為你們一九四八年的聲明辯護，因為這個聲明本身就是公然違犯和約的規定。你們發表一九四八年的聲明時曾聲明一九四七年的和約與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不合。事實上，你們所作的聲明並未產生任何結果。這個聲明生下來就死了，而你們自己不得不趕快暗地把它埋葬掉。這當然使義大利感覺不滿，義大利的食慾也是你們逗出來的。

三八。現在，到了五年以後，你們又發出十月八日的聲明。你們把以前說的話再說一遍：因為情勢變遷，一九四七年的和約在一九五三年無法施行。但是你們提議應該怎樣辦呢？你們提議將特里亞斯特領土分治，這使南斯拉夫和義大利都不滿意。你們希望和南斯拉夫和義大利討價還價。你們和他們討價還價，而且希望對兩國都討好，但是結果並沒有使他們滿意，祇是增加他們的貪欲和憤怒。你們就是能夠和南斯拉夫與義大利成立諒解，這也並不能改變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就是：你們違犯了一九四七年的和約，而這個和約不但有敵國的簽字，也有你們自己的簽字。在這方面，和在所有國際問題上一樣，我們認為我們處於平等的地位。我們認為經我們簽訂的條約，其他締約國不得並無正當理由加以違犯，而且若無所有簽訂國家的同意，絕不得有絲毫修改。

三九。你們的政府如果採取這一種辦法——我現在是和美國、英聯王國及法蘭西代表說話——那麼，自現在起你們便沒有權利再說條約有拘束力 (nacta sunt servanda) 這句話。你們並沒有權利請別人忽略其神聖的責任——履行義務的責任。因此，你們並無權利採取你們現在採取的行動。

四〇。安全理事會是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不能因為 Mr. Kyrou 所舉建議對特里亞斯特延期舉行會議的理由而即延期舉行會議。Mr. Kyrou 提議此一問題應延至三國有一諒解之後再舉行會議。三國的談判即使結果可以使此一問題和平解決，這也不能成為安全理事會延期討論此一問題的理由，因為安全理事會並不是那幾個國家或那一個國家的附屬機關或部會，無論這些國家勢力如何大。隨便有什麼人在隨便什麼地方對隨便什麼問題要有一種諒解，這不應影響我們的工作，我們職務之履行。我

對這一點有堅決的信心。安全理事會裏任何具有自尊心的理事國都不能同意這個問題這樣處理；如果有理事國同意的話，那就等於說安全理事會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執行聯合國的政策而非執行若干國家集團政策的機關了。

四一. 我們期望不致如此。我們期望安全理事會和整個聯合國——整個聯合國現在已經被人變為若干國家集團外交政策的工具了——能夠恢復其真正國際機構的地位，執行其自身的政策，也就是大家共同參加負責的重要工作的政策。

四二. 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由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步驟，包括對任何問題、爭端或情勢進行調查，以求促進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尊重。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裏來，也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安全理事會不願意考慮這個問題，因為考慮這個問題對安全理事會以外的某方面不利。有人告訴我們說：這個問題應該先商量好再說。

四三. 因此，Mr Kyrou 說最重要的是讓有關方面自己商談。這是不錯的，我完全同意有關方面應該就國際政治的問題，彼此商談。

四四. 但是，你們難道並不認為安全理事會是舉行此種商談的正當場所嗎？安全理事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規定安全理事會行動之憲章，其存在目的又是什麼？聯合國難道不是商談的地方嗎？他們告訴我們說這些都不錯，但是主要的有關方面卻很可能在安全理事會以外商談。當然他們可以在安全理事會以外商談，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就不進行工作。讓他們自己來商談，但是我們在這裏也可以繼續商談。一定要把有關方面分成主要有關方面和次要有關方面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們所處理的問題是二十一國所簽訂的和約的問題。

四五. 自我看來，每一個曾經簽訂此一和約的國家，無論這個國家多麼小，在國際關係中力量如何之微，因為有簽訂和約的行動，就當然成了主要有關方面。這是因為凡是和約都有兩個方面：戰勝方面和戰敗方面。凡是戰勝方面簽字者都是主要方面；所有簽字者都是均等的，所享的權利亦皆均等，要想想法把他們分作主要有關方面和非主要有關方面——好像 Mr Kyrou 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大錯誤。但是現在有若干主要方面，在安全理事會和其他簽訂和約的有關國家背後，居然自己調合了一種計劃。這個計劃表現於十月八日的聲明中，同時又表現於目前三大國和兩個其他國家——義大利與南斯拉夫——關於如何最有效地違犯和約彼此之間的諒解中。

四六. 蘇聯深信我們如果能夠在這裏，在安全理事會裏，對例如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問題

得到協議，那麼我們便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可以進而和平解決義大利與南斯拉夫之間的爭端，以及目前若干國家間的糾紛；而同時可以進一步就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問題採取合理及實際可行的必要步驟，以求在南歐以及全歐確切鞏固和平與國際安全。歐洲的和平便是世界和平。

四七. 因此我認為這個問題絕不應該延期討論。這裏的企圖並不是將這個問題展期兩三星期，而是展期到其他方面在我們背後就如何將對義和約完全撇開的問題有了協議之後，再由我們來討論。等到 Mr Kyrou 所建議的延期三星期到期之後，他們就要告訴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種諒解，已經訂立了一種協議，因此我們已不必在這裏審議這個問題了”。問題的要點就是在此。這不但是公然侵犯我們的權利，而且是公然侮辱安全理事會。至於其侮辱對義和約所有其他簽約國——所有曾經簽字的國家——則自不待言。

四八. 總而言之，我對於本問題之延期審議，以及以目前在安全理事會及對義和約其他簽約國背後進行的談判為掩飾，企圖將對義和約撇開不顧的舉動，提出最堅決的抗議。我們在兩星期多以前，就已經提出此一項目，並推舉一個知名的深得一般人敬重的瑞士官員為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總督。這足以表示我們的真正目標與誠意了。你們為什麼反對現在就處理這個問題呢？處理這個問題是你們的責任。我請你們不要延期審議這個問題。

四九. Mr KYROU (希臘)：我對於蘇聯代表的演說深表感謝，因為兩點原因。第一，蘇聯代表發言態度非常冷靜；關於這一點我想盡力學他的榜樣。我對蘇聯代表表示感謝的第二點原因是蘇聯代表這一次發言等於對於我所提出的程序上的建議說出許多贊成的理由，比本人平庸的口才所說的要好得多。

五〇. 本次會議中我上一次發言，請求將此問題延期討論，我曾說：

“我想我可以說：自十月二十日以至今日，理事會中大家的公意，除一個或兩個理事國之外，皆認為在目前這一階段考慮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不但對問題並無利益，與憲章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之宗旨亦不符合。”

五一. Mr. Vyshinsky 曾以非常生動的言詞，強調特里亞斯特區域如何敏感，並且有那一種發生爆炸的可能性。Mr Vyshinsky 曾提到反共的宣傳口號與宣傳戰。Mr Vyshinsky 甚至還提及新近希臘與美

國簽訂條約一事。關於此點，主席如許可，我當於以後再討論。

五二。我想理事會其他代表也和我一樣深恐討論蘇聯決議草案會在理事會裏惹起東方西方的衝突，其結果是——讓我引一句 Mr Vyshinsky 非常心愛的拉丁成語：“de omni re scibili et quibusdam aliis”（內容一應俱全，外加一些別的點綴）。這種冗長的討論會產生什麼結果呢？除掉使情勢更加惡劣之外，還會有什麼結果？這一種討論而且還可能出乎我們的本意之外，在這個非常敏感的區域引起 Mr Vyshinsky 和我們大家都非常害怕的大爆炸。

五三。我所以提議延期討論蘇聯提案也就是為了這個原因。請注意我並沒有提議永久延期討論（ad calendas graecas）。我請 Mr Vyshinsky 相信：我並不覺得因為愛國之故而必須用這個套語。我所建議的不過是將討論延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而已。我這樣提議，對於蘇聯代表也許是很大的幫忙，因為這可以避免蘇聯提案被大家否決。

五四。理事會如果允許的話，我想就希臘與美國十月二十日簽訂的協定很簡單地講幾句話。

五五。這個條約是在憲章第五十二條範圍以內而且是依照這一條的精神簽訂的。這個條約並非反蘇性質的條約。反之，——這一點 Mr Vyshinsky 如果肯相信，我一定非常感激——簽訂這個條約是對蘇聯友好的表示。敝國政府過去曾努力，使我們這個小國和蘇聯之間彼此能夠增加了解，此後還要繼續努力。但是，希臘政府發現有一個障礙，就是希臘人民的情緒。這種情緒的原因是希臘人民過去數年來所受的苦難與慘痛的經驗，同時也因為共產黨國際情報局指揮下的希臘鄰國真正可說是全身武裝，這是公然違犯和約，也就是違反 Mr Vyshinsky 心愛的“條約有拘束力”（pacta sunt servanda）這句格言的。我深信由於此次簽訂希美條約的結果，人民可以恢復安全感，因而幫助敝國政府與蘇聯間有進一步的了解。

五六。因為有 Mr Vyshinsky 供給我的各種理由，我現在再正式提議將蘇聯提案的討論延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舉行。

五七。Mr VYSHINSKY（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想我不妨對 Mr Kyrou 所說的話提出簡短的答覆，使我們所以反對延期舉行會議的理由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

五八。Mr. Kyrou 又告訴我們：他的唯一理由是安全理事會不宜於目前討論這個議程項目。

五九。但是，請問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不是更適當的日期呢？為什麼要假定十一月二十三日比較更適當？所謂適當的日期究竟是什麼意思？讓我們考慮這幾點，想法找一個答案。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情勢可能是怎樣的？我認為第一個可能性是：關於特里亞斯特領土最好如何瓜分，以及我剛纔所提到，美國報紙在報導杜勒斯十月二十七日的聲明時所揭露的計劃最好如何實現，五國都已經成立了協議。我想這是第一個可能性，換言之，五國對於如何實現上述的計劃，已經有了協議。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們對於如何實現這個計劃還沒有成立協議。

六〇。他們如果已經有了協議，他們便自動地破壞了對義和約，換言之，他們將採取一種繼續違犯對義和約的途徑，直至該約廢止為止。因此，雖然他們有合法的行動可採，他們卻採取了非法的行動。

六一。敝國政府的假定是對義和約絕不容違犯。五國如果對特里亞斯特問題之解決方案得到協議，而此種協議與對義和約中規定的義務不合，那麼五國就破壞了對義和約。自我們看來，這是錯誤的行動。和約是必須尊重的，不能加以違犯。

六二。由此可見 Mr Kyrou 提議延期討論所根據的第一個可能性是不合理的。而討論也就是為了擬定步驟來施行對義和約的，這是說 Mr. Kyrou 的一個假定是不合理的。Mr. Kyrou 請我們延期討論，以免阻礙五國求得協議。我們要問他：“五國要就那些步驟求得協議呢？你想他們會就那些步驟成立協議呢？”答案是：“與對義和約不符的步驟，違犯該和約的步驟”。

六三。這一點延期舉行安全理事會會議的理由絕不能成立，因為我們不能容許違犯和約的規定。

六四。到了那時候五國如果還沒有達成協議，那麼情勢就和今天一樣——今天他們也還沒有達成協議。Mr Kyrou 一定曉得很清楚，要求得五國的協議，要付的代價就是違犯對義和約。對義和約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效，但是，其中關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部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則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實施。因此，如果把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延期至這五國同意如何躲避實施和約之時為止，這是不合法的。Mr. Kyrou 所提的理由等於要求我們採取不合法的行為，違犯對義和約的行為，我認為安全理事會絕不能容忍採取這一種步驟。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如果五國之間已經得到協議，便成了這樣一個情形。

六五。但是，五國如果沒有達成協議——這是第二種可能性——那麼情形便和今天毫無不同。到

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情形如果和今天完全一樣，那麼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延討論這個問題呢？

六六. 第三點，我深信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五國如果還沒有成立協議，那麼有一個代表團——甚至就是美國代表團、英聯王國代表團或法蘭西代表團——一定會再提議延期討論此一項目。Mr Kyrou 當然不能保證到時候不會再提出這種建議。他不能保證這一點。我也不請他保證，因為我曉得他不能保證這一點。

六七. 因此我認為這個問題絕無延期討論的理由。延期討論當然是可能辦到的；有許多問題我們都常常延於次日來考慮。我們最近會將以色列和亞拉伯國家之間的糾紛延遲相當時間纔來考慮。但是我要問：就是那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也可能並沒有充分的延期理由？我們是不是要一方面與另一方面自己去成立協議呢？當然不是的。另外還有一個情形：法蘭西政府如果能和摩洛哥和突尼斯當局以平和方法求得協議，解決摩洛哥與突尼西亞問題，而同時又不妨礙和平利益，那是再好沒有的事，而且非常緊要的事，但是，我們並沒有延期審議那個問題，而且已經在安全理事會裏予以審議。

六八. 據我看來，Mr Kyrou 所提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有一句俗語說：“不得已則求其次”。這一種態度是不會有結果的。我們堅持要遵行和約的規定。但是，有人告訴我們要等到五國達成協議之後。協議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就是最好用什麼方法來違犯對義和約。因為，Mr Kyrou，這五國的目標是要瓜分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但是，依據和約的規定，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是統一的，其組織和現在該處正進行中的談判所建議的大不相同。

六九. 最初有人提議違犯對義和約，將整個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交予義大利。這是公然違犯和約的行為，我希望你對這點也表示反對。也許你認為這一種辦法是完全符合和約規定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還可以比較了解你的態度。但是，你並沒有說這一種辦法並非違犯對義和約。關於這一點，理事會各代表都保持緘默。你如果想採取這一個立場，來證明上述的辦法並非違犯和約，那麼讓我們就在這一個平面上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你並沒有這樣說。而且，事實上上述的辦法的確是公然違犯和約。你們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所作的聲明就是公然違犯和約。這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

七〇. 進一步說，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的聲明中說：甲區要歸予義大利。這也是公然違犯和約的；

因為和約中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規定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辦法。和約中規定指派一個總督，設立一個政務會議，自由區要有自己的憲法，而且要有一個議會。但是，到現在為止，這些規定從未實施。依照和約的規定，義大利對特里亞斯特的主權於和約生效時便要終止。這對於義大利當然是很不愉快的，我可以了解這一點。但是，義大利簽訂和約的目的難道就是不預備將其施行嗎？和約裏可能有許多不愉快的事；但是和約是要付諸施行的。

七一. 因此我很坦白地說，Mr Kyrou 所提出的理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些理由根本不成理由。

七二. 讓我也提到我剛纔關於美國與希臘間的協定所說的話。

七三. Mr Kyrou 提到憲章第五十二條。但是，憲章第五十二條所規定的是區域辦法。美國和希臘相距數千哩之遙，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域辦法可言呢？所謂區域辦法到底是什麼？區域辦法是同屬於某一區域的國家之間議定的辦法。但是，我們曉得北大西洋公約居然也算是一個區域辦法，而事實上北大西洋公約包括的區域有的是在太平洋的邊緣上。現在又有人提議把地中海邊緣上的區域也包括在內。我們也曉得這並不是第一次有此種企圖。因此，這裏的第一個錯誤是法律上的錯誤。這一個協定絕不能視為符合區域辦法的概念。憲章第五十二條和這個協定毫無關係。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點。

七四. 這二點，我們曉得希臘和美國間議定之辦法真正目的乃在於使美國在這個協定之下對於利用希臘領土建立美國軍事基地有絕對無限制的權利。依此種協定，美國現正取得希臘領土若干部分之控制權，以備在該地建立軍事基地。在希臘與美國簽訂協定之前夜，紐約前鋒論壇報稱英國五十年來在希臘的政治勢力已經快要終結了。我們必須進一步說：英國在希臘佔勢力的時代已經終結了；美國與希臘間的協定是美國在希臘佔勢力時代的發端。所謂勢力是那一種勢力呢？我想避免用會使若干方面感覺不愉快的字眼；我祇想說：這種勢力的目標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毫無關係。我可以順便指出：Mr Kyrou 也會提到聯合國憲章。

七五. 請我繼續討論憲章第五十二條。Mr Kyrou 說：憲章第五十二條對目前的情形可以適用。但是，依照 Mr. Kyrou 討論憲章第五十二條時的上下文義，第五十二條對目前的情形是絕不能適用的，因為憲章第五十二條中曾有一個保留，就是區域辦法應以與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符合者為限。但是，憲

章中所定的原則從來沒有說一個國家可以自另一個國家取得領土以備建立軍事基地。Mr Kyrou, 你不會否認希臘與美國所訂協定曾予美國此種權利罷？因此，引用憲章第五十二條是錯誤的。這個協定並不適合憲章中所有協定皆必須遵照之原則與宗旨。

七六. 我所以提到美國與希臘間的協定，便是根據此種理由；這是完全有根據的。我們不能說這祇是你們自己的事，因為在別的國家的領土裏建立軍事基地是對和平之威脅。我們認為和平期間外國軍隊駐紮希臘領土之內絕不能藉區域辦法為理由——因為區域辦法的目標與此完全不同；況且此外還有一個事實……。

七七. 主席：我要向 Mr. Vyshinsky 指出：我們現在離題越來越遠了。我們現在都以很大的興趣與耐心聽 Mr. Vyshinsky 的演說。我對於 Mr. Vyshinsky 可以答復 Mr. Kyrou 關於希美條約所說的話，確曾同意；但是我認為這並不是討論美國海外基地的正當時間和地點。Mr. Vyshinsky 如果祇限於討論目前的題目——就是，我們是否應該延期討論此一提案——我對他一定非常感激。

七八.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當然必須服從並且遵守主席的指揮。我自己當主席的時候，我也會同樣地要安全理事會所有代表都聽我的話。主席既然認為美國基地問題和目前討論的問題無關，我也就不預備再討論美國基地問題，雖然我不得不說明我認為這個問題和目前討論的問題確有關係。但是，我毫無辦法。我一定要服從命令。我希望主席會許可我討論希臘與美國之間所訂的協定——這個協定我已經有好幾次提到，當時主席並沒有阻止我討論，而 Mr. Kyrou 也提起這問題，主席也沒有阻止他。因此我希望主席現在不會阻止我。

七九. 我當然了解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用處。我並不準備如此。關於這事，我並不想專就這一點來攻擊希臘。我祇想舉這個事實做一個例子，來證明 Mr. Kyrou 提議延期討論本議程項目時，他考慮這個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

八〇. 我提到希臘與美國所訂的協定，而 Mr. Kyrou 則提及憲章第五十二條。可以讓我對憲章第五十二條發言嗎？如果我不能說我所要說的話，那是主席的錯誤。無論如何，我總要設法說我所要說的話。

八一. 我想要說：美國和希臘之間的協定和憲章第五十二條毫無關係。因此，那些請我們遵守憲章的人——尤其是 Mr. Kyrou；Mr. Kyrou 取這種態度我是非常贊成的——要引用憲章第五十二條，那便錯了。希臘和美國之間簽訂的協定表示希臘政府已經開始施行以準備新戰爭為目標的步驟，並且已經將希臘領土交美國軍隊支配，專為準備新戰爭之用。

八二. 這和特里亞斯特問題有關係。因為，自我看來，延期討論特里亞斯特問題結果祇會使這個問題的死結越纏越緊；有些外交家認為這個結和戈第安的死結(Gordian Knot)一樣，必須硬把它割斷。我的意見是這個結可以解開，並不是像戈第安的結一樣一定要用劍來把它割斷。讓我再說一遍：這個結是應該解開的，而為達此目的，關於這個問題過去所訂的協定必須付諸施行。目前有人想要議定的辦法和一九四七年的對義和約是全不相容的，並不能促進和平，反而祇會使國際形勢更加惡化。採取這一種途徑的結果危險性非常大，會使和平更難維持。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我纔認為有必要指出——讓我再說一遍——最近美國和希臘所訂的條約已造成與此相似的形勢。美國和希臘所訂的協定的效用並不是鞏固和平，而是準備新戰爭。

八三. 安全理事會如果再遲延審議特里亞斯特問題，就等於對這個問題完全放棄不顧。我警告安全理事會不要再採取這個步驟，因為這一種決定就和美國和若干其他國家新近締結的協定一樣，其結果可能破壞和平，妨礙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我因此再說一遍：我絕對反對延期審議特里亞斯特問題——或者不如說是指派特里亞斯特總督問題——這是實施對義和約規定的第一個步驟。我們必須回到施行對義和約的政策。我請安全理事會採取這一個途徑。

八四. 主席：我請希臘代表發言，同時請他儘量求簡短，避免引起爭論。

八五. Mr. KYROU (希臘)：我一定遵照主席的囑咐。我一直非常小心地不就問題的實體發言。我唯一要提出的一點，在這次雖然祇是初步討論然而已佔了很久時間的辯論中，已經證明為完全正確；就是討論目前這個蘇聯決議草案的內容對於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會有不利的影響。等到我們討論問題的實體時，我預備就希臘美國協定和憲章第五十二條再發言，一直講到 Mr. Vyshinsky 心滿意足為止。讓我再引這句成語：“de omni re scibili et quibusdam aliis” (內容一應俱全，外加一些別的點綴)。

八六. 主席：我請蘇聯代表發言，我向他提出和我對希臘代表所提的同樣要求。我希望他也會依從我的請求。

八七.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想我不至於使主席失望。我祇想指出：Mr. Krou 並沒有解釋他的意思。我要聽他的萬言宏論(omnibus)，也祇好等下一次會議了。

八八. 我再說一遍：我反對將本項目延期審議，尤其是沒有人提出為什麼要延期審議的好理由來。

八九. 主席：我的單上並沒有別人請求發言。因此我將希臘代表的提議——就是將蘇聯決議草案[S/3105]延期三星期討論——提出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智利、中國、哥倫比亞、丹麥、法蘭西、希臘、巴基斯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棄權者：黎巴嫩。

此項提議以九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一。

(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散會。)

S/PV. 634, OR/SC/8

Printed in U.S.A.

Price: \$U.S. 0.20; 1/6 stg.; Sw. fr. 0.7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4-18744-April 1955-115